

浮生记

不过是 饥来餐饭倦来眠

□ 阑珊

空气里已经是夏天了,街头巷尾暗香浮动。有时在深夜闻到伴着晚风飘过来的夜来香,掷地有声,味道汹涌,又带着妩媚,浓郁如稠,感觉凭空被打了一拳。

好在芍药还在开放,提醒我春天还没有真正地过去。

回了趟潮汕,又回到自小生长的老屋,依然有一种无需修饰的自然生趣,倍感亲切。大家聚在一起,煮水吃茶,有滋有味,人与猫皆懒散。小日子,摸得着,看得见。大概我骨子的闲散是自小就种下的。

又去了趟泉州看老龙窑,住在德化的山里,四周竹林环绕。遇见好几种叫不出名字的大鸟,出来觅食的小松鼠,两只安静的猫,一下午风打竹林,香樟树花开,以及一阵好眠。

随身带着一本讲俳句的书,偶尔翻看。诸多文学形式中,我最喜欢俳句与五绝,人生中那些幽微但也绵长的东西,用简洁的词汇毫无犹豫地表达出来。

准确是种美,平仄的节奏是另一种享受。王朝旧事,家长里短,通通干脆利落地终结,但静默中有余响。是内心那面海下的冰山轻晃。这比欲言又止更得我心。

好朋友从上海过来,一起上了一趟岛。恍恍惚惚,慢慢吞吞地转悠。旧村,老屋,烟火气的生活,喜欢岁月静好下面,那一种平静地颓唐。

在云朵的停云书房看她从全国各地收回来的老绣片,做成包包和衣服,以新的面貌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我的男神张岱说过,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癖好即是深情,是我们对一些物、一些人、一些感受以及所处的空间和时间的认真和投入。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会经手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些过手即弃,有些被细心存留。它们可能是无聊的,可笑的,深重的,浅淡的,甚至是幼稚的,但因为人和时间的缘故,再回身看时,便各自有了温柔和意义。

老物件、老古董,往往存在的时间比我们还长。它们携带过去的时间,嵌入在现在的日常生活里,被抚摸,被欣赏,被使用,被生活包浆。

没有永恒的不分离,也没有永恒的拥有,人和物件最终的关系,不是断舍离,也不是据为己有,是在和它们相处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并且,在这段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小心翼翼地收藏好这一份郑重和尽兴。

万物过手,皆是深情。

这一篇就是近日生活的流水账。落花无法返枝,时间从不被归还。每一天都值得好好被对待,生活说到底,不过是饥来餐饭倦来眠。

笔记

简陋的房间

□ 罗西

时间过了很久,有时觉得很漫长,有时感觉刚刚来到。我的来去不由我和任何人决定,能决定的是过怎样的生活。

喜欢半夜喝水。睡觉和醒来的时间由天气和身体决定。散步不定时,很多事不想定时。忽然就去河边溜一圈,想起一句话翻开书找来找读几页。想起一位文学家或者音乐家便不分黑天白夜在网上一口气把他探究个够。有自己独爱的艺术,独爱的文字。凭气候判断日期,也很少计划什么。内心似乎有绵绵不绝的气流和旋律,在时间的长河里流动。

打字时看看电脑桌子上捡来的石头,独自笑笑。旅游淘的宝贝,走来走去会看见。屋子里没有别人的东西,也没有别人的气息。有时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会,也是极少的。

住在这个院子,听到楼下的声音,便知道是谁。虽然过去的院子拆了,但还是住在童年的土地上,一种简单的安稳和靠近汉江的满足感。坐在家里,也能感觉到汉江触手可得。它是我的,不争不抢永远在那里。

死亡和欲望有时会冲击我的思绪,音乐和书籍能让我安静。

清晨被窗外的麻雀叽叽喳喳吵醒,闭上眼睛继续做梦。阳台上的腊肉也被鸟儿啄了一大半。索性挂在那里让它们吃个够,太阳出来后它们就飞走了。

这座旧楼房简陋的房间里有香奈儿和SK-II,有资生堂和国际名牌衣裙包包,有叔本华、尼采、马尔克斯、村上春树、杜拉斯。玻璃窗外是另一个世界,夜市的喧闹,河边早晨和夜晚的广场舞声欢乐一片。喧闹保持在适当的距离外,刚好屋子里听不到。这就是闹中取静吧。在这个屋子我写作,拉琴。完成了《汉调二黄口述史》。

音乐是兴奋剂,不喝酒能醉人,尤其爱摇滚的我。遇到好的歌就循环播放,是我唯一的贪恋。

中午是最安静的时候,几个小时也没有任何声音,鸟儿飞去树林里了。大人们午睡了,希望这一刻不被打扰。

但它来了。

一只小鸟。

它是那样安静地悄悄地睡着了。睡在卧室一墙之隔的阳台上。我发现得太迟,从粪便观察它已经很久了。一天夜里,忽然大雨,去阳台收衣服时,发现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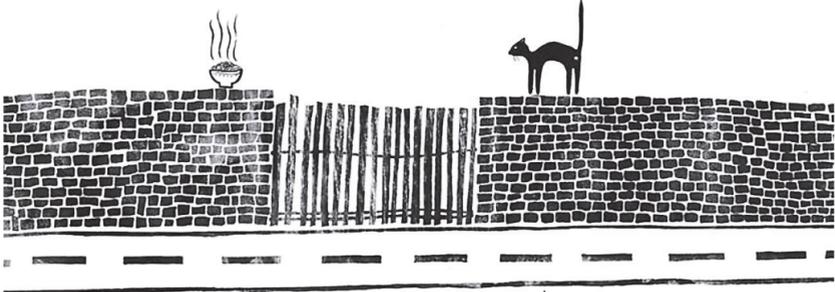
这样的雨天,我和一只鸟同在一个屋檐下,它那么小,那么柔软,不在妈妈的家里,没有妈妈的呵护,没有同伴,独自入眠。

鸟儿的到来让我有种温暖的感觉,生命的柔弱是用心去感受的。从此,我和鸟互相陪伴,隔墙思念。

慢时光

四姑父

□ 玄武



我四姑父死了。我回来,是参加他的葬礼。原本想能见着他最后一面,定好了第二天跟母亲亲身返回老家。第二天一早老家来电话说,于时人不在在了。

四姑四姑父两口子,是亲戚们里最先富起来的一对。他们年轻时打打闹闹,后来却非常和睦。四姑四姑父是豪性子,不吝惜钱财。四姑父爱听歌,我记得小时去了他家,他家一箱一箱的录音带。他好抽烟,那时候就抽希尔顿,也是几条几条地放着。

我每次去了,他们都给钱,说娃上学,拿着花。我姐去了更是。我们俩不管哪个去了他家,四姑都是赶紧做好吃的饭,四姑父在旁边笑地抽烟,看着你吃得饱饱的。那个村原有我三个姑姑一个叔叔,但一直到今天,哪家亲戚去了那村,都是去我四姑家吃饭。她是尽可能做最好的,她做的又好吃。

我记得高一,有一段憋屈。在县城读书,和一群同学体检还是什么,路上碰见我四姑。她拉着我说,学疙瘩,你吃啥,姑给你买。一边说一边就在饭店买麻花。我不知怎么回事忽然张嘴,哇地哭出声来。四姑吓坏了,连说你咋啦。我抹泪说没事。四姑我是看

见你,我觉得心里好亲啊。我也不会说,也说不出这样的话。

四姑父是有魄力的男人,年轻时办厂子。做事果断,为人又有名的大方。他的厂子后来不做了,厂子给了我小姑父做铁厂,他二人是姨表兄弟。四姑父是冷眼热心的一个人。钱财如流水地花出去,到后来不富,倒也殷实。

他不饮酒,滴酒不沾。烟很凶。春节我见他,他还很好。

不料这么快。

原来两个儿子商量好,一直瞒着不说他的病,也不告诉我四姑——我四姑的脾气,说了她首先就崩溃了。检查到四姑父癌症晚期,两个儿子就作假,每次去医院,老大先去找人打点好,看不出是治癌症。每天一颗药,有次四姑父还说:“这么一颗屁大点,五十块。”他不知是五百块。如此半年。

我们那里,家里老人过世,子女要谢孝,就是村里挨家挨户上门磕头。见了来人,也要单膝下跪。我去了,大表弟就是一跪,是平辈人,我心里一沉。二表弟又上前,又是一跪,我的泪就要涌。我进灵堂,上香磕头,去看四姑。她刚刚睡下,我就等着。她醒来,

见我,张嘴就哭了。我接她花白的头,她在抖,她哭得像个小女孩。我觉得我头皮在动,脸上的肌肉在颤。我妈妈进来了,扶着四姑。我用力甩头,压低帽沿跑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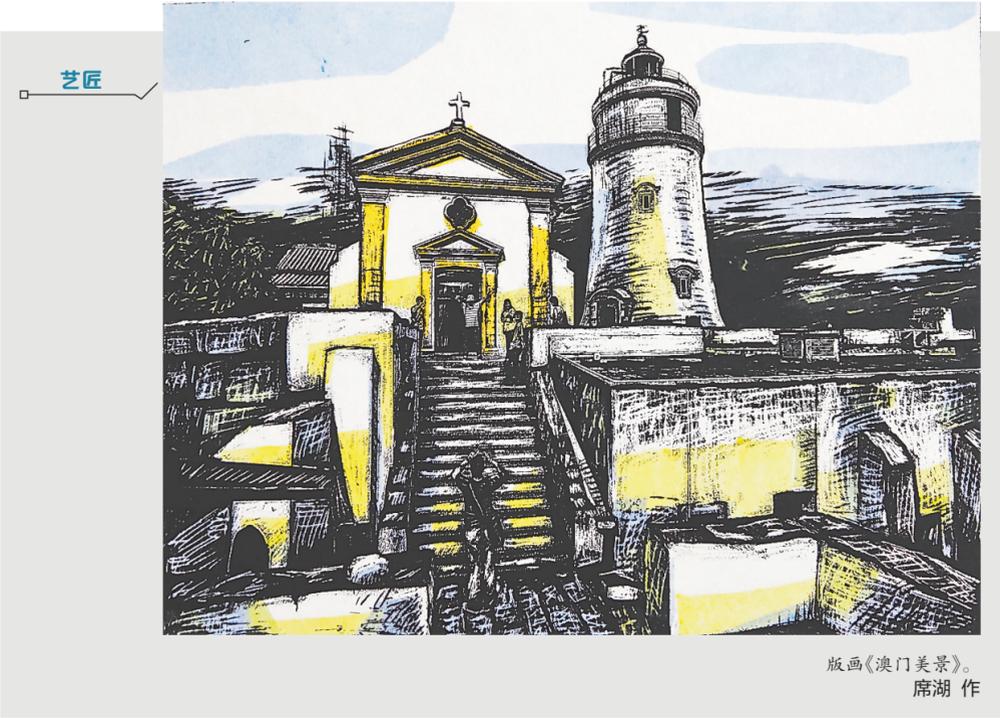
于我,这世间又少一人。回头看院子,想着,再来时院里,就只有我四姑了。

四姑没有女儿。我姐姐可能要顶替女儿为四姑父送殡。

人在世间,来时一人。即便许多人等你,你也只能一人,握拳而来。不能知所往之处为何地,有何意义,也不知要去做什么。许多年后返回头问当年情形,也只能知其大概,只是相关人等简单记忆,如我所知我当年出生。人在世间,去时亦是一人,即便如我四姑父,许多亲友来送他,近百亲戚每天都来陪着看,外地的也匆匆赶回。然而他走时,也仍然只能一人而去,不知所往为何地,又要去做什么。人的一生死,无人可知,自己也不知,均处蒙昧间,均在孤独中。

我和四姑父,这一世亲戚的缘分,于是尽了。再想起他,他已非世上之人,只是世上发生过他的事,这事只与亲朋好友相关。于陌生人,仿佛不存在。

而我们每一人,无不如此。



版画《澳门美景》。
席湖 作

味蕾

夏日火锅

□ 丘濂

野生菌火锅实际是当代旅游兴盛后的产物,过去云南人更习惯将菌子用油炒着来吃。但这样的旅游美食反而促使本地人去探索能够激发出菌子鲜味的方法,创造出更为合理的野生菌火锅。他们认为,一锅烩地将菌子下锅,那完全是暴殄天物的行为,一定要调配菌子的种类,让菌子的鲜香有层次地释放出来。像牛肝菌这样气味温和的菌子就适合做主角,辅以青头菌、鸡油菌、铜绿菌和竹荪来做配角。煮出来的菌子青黄、洁白与金色相间,口感也是绵软和脆嫩都有,这才是完美的菌锅应有的样子。

今天的重庆人一年四季都会吃火锅,尽管这种火锅在当地也就100多年的历史。重庆人爱吃的是老火锅,为什么称之为“老”?过去物资缺乏,人们会在用牛油汤底之后“洗油”,就是滤除残渣,高温滚煮后循环使用。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对老油的绝对信仰——一次性的锅底缺乏厚重感,就像香水只有前调,没有中调和后调。现在退一步说,即使油不能“老”,牛油的比例也是万万不能变的。在外

地,号称最正宗的重庆老火锅店,也比本地火锅的牛油含量少了一半以上。从食材上来说,毛肚和鸭肠是重庆火锅的灵魂。毛肚一定要用水牛毛肚,需要经验丰富的师傅在屠场里现取,处理时间只有几分钟。超时取出的毛肚会起皮,入嘴化渣,就不好吃了。

和重庆火锅的浓艳相比,广州打边炉完全是另一种清淡的吃法。传统广式打边炉以清水汤底为最常见,在家中就好进行。从市场上买现杀的鸡或鱼等食材,回家切成合适的大小,再准备一些青菜,烧一锅清水,用熟花生油、生抽加葱姜丝调一个最简单的蘸料,一桌家常但丰盛的打边炉很快就支起来了。

但家常绝不意味着随意。广州美食家鲍汁飞说,广州人打边炉强调顺序,因为顺序会影响食材的味道,而这些规矩都是从小在家里养成的。比如菜必须在吃完肉喝好汤了之后再放进去煮,“如果鸡还没吃完就放菜进去,妈妈一定会说你,‘味道都还没出来呢,放什么菜呀’。”在广东吃打边炉,许多店家会让服务员代替食客烫煮食材,为的是保证不同的食材都能获得最佳口感。

书斋

人生若只如初见

□ 李春辉

庐隐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如今庐隐的声望不如另外两位才女显赫了。庐隐本名黄英,她的笔名取隐去庐山真面目之意,如今在公众眼中的淡出,或许正符合庐隐的本意。

苏雪林在文章中回忆庐隐的风采:“庐隐脸色颇黄,额角高突,脸型微凹,相貌说不上美,但双眸炯炯有神,腰背挺直,浑身像装有弹簧,有一股蓬勃的精神,可说是短小精悍。她的性情也豪爽磊落,说干就干,从不沾泥带水。”

庐隐的第一任丈夫是位有妇之夫,离异后与庐隐结婚。两年后,丈夫病死,庐隐带着女儿,以教书维持生活。庐隐是带着深深的负罪感的;丈夫患伤寒,医生嘱咐只准吃流食,但丈夫饥饿难耐,央求吃蛋糕,庐隐认为蛋糕很软,吃一点没什么,结果丈夫吃后腹部剧痛,就此与世长辞。友人谢冰莹文章《黄庐隐》记录了此时的庐隐:“她整天喝酒,酒量又并不大;喝醉了大哭一场,然后一面流着泪,一面拿起笔来在纸上发泄她的痛苦,写满了一张两张,她又把它撕成粉碎。”庐隐此时说:“我假若不喝酒,我一天也活不了!”悲惨之状,让人动容。

在教书时,庐隐结识了清华大学学生李唯建,李比她小九岁,这是一场热烈的姐弟恋,庐隐重新迸发出生活的希望来,经过一番磨难,1930年秋,他们终于结婚了。1934年5月,庐隐临产,为了省钱,庐隐雇了一位助产士来家里,结果死于大出血,享年三十六岁。庐隐一生清贫,没有任何财产。

人生若只如初见,李唯建写的一篇文章《关于庐隐女士》记录了爱情最初萌发的一瞬间:“当我初识这位女作家时,我的心不自知地升到一种脱俗的诗境里去了;这自然是她的绝世独立的个性,使人不能不努力向上,努力朝伟大的方向走去。”李唯建赞美庐隐是一首又古典又浪漫的诗。

《庐隐自传》中谈到自己的创作:“在我过去的作品上,有人称我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这种头衔我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本来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不过男女的恋爱而已,希腊大诗人荷马所歌咏的长诗《伊利亚特》,也是以恋爱为背景。拿破仑一世英雄,他不能免掉恋爱。楚霸王纵横于千军万马中,忘不了虞姬。”这段话我是深深敬佩和认同的。

庐隐一生最好的作品是与第二任丈夫李唯建的通信集《云鸿情书集》,语言行云流水,感情真诚热烈,是散文中的佳作。其次是她早期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这篇小说含自叙传的性质,又用书信、日记来直接展露人物情怀。这篇小说优点很多,但也有一些弱点,诚如茅盾《庐隐论》指出:“《海滨故人》那样的长的短篇作品,故事的结构颇觉杂乱,人物很多,忽而讲到这个,忽然又讲到那个,‘控制’不得其法。”

片断

滚铁环

□ 刘诚龙

坐在门槛的矮墙边,暮色四合,我看人家滚铁环。

暮色四合,恰是他们放学时节。我是早放学回家了,到屋背后山上砍了一担柴回来,坐在碓屋前面的门槛上,嗡嗡嗡的长钉蚊有如工地上的灰尘,张开口,便撞进舌头上来。鼻子呼口气,鼻毛上便粘了好几只。

印象中,那是我难得的沉静与怅惘时刻。我看到从三溪桥那边,有一个滚铁环的队伍,逶迤而来,铁环滚得溜活,滚得溜圆,好像我现在坐在阳台上,看街上的车辆流水线似的,流动在街头马路。那感觉终究是不一样的,他们滚铁环那刻,我生发的是凌云壮志:等着吧,我也要弄个铁环来滚的。此刻,我坐在阳台上,灰心意冷,我怕是弄不到这些的了——我的童年,与他们是一个铁环的距离;我的现在,与他们是一艘游艇加一架私人飞机的距离。

我早放学了,砍了担柴回来。他们才放学,他们滚起了铁环过来。我家三四里外,有一所百年老校,没小学,是初中。他们不用放学歇柴,他们只玩滚铁环就行,他们是这所学校的教师子弟。

我家正对着路口,不是茶马古道,是学子古道,几十个村的读书人,都要从我家门前经过。他们脚步轻飘飘的。还有几十个村的叔叔伯伯,路过这里,肩膀上多半压了一担煤炭一担石头啥的,没喊劳动号子,那路被踩紧,磨滑,土路也有了清石板的质地。

教师子弟们,在这条路上滚铁环,滚得囉囉囉囉。让坐在矮墙上的少年,心里生出羡慕之情。

我曾那样爱着铁环,但我从未拥有过它。